

外国文学小丛书

〔法〕莫泊桑 著

许渊冲 译

水 上

SHUISHANG

GUY DE MAUPASSANT

Sur l'Eau

ALBIN MICHEL, ÉDITEUR

PARIS, 22, RUE HUYGHENS

水 上
SHUISHA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 数 70,000 开 本 787×940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4 $\frac{1}{2}$ 插 页 2

1986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6 年 6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0,001—10,400

书 号 10019·3960

定 价 0.78 元

前 言

莫泊桑是以短篇小说闻名于世的，但是这本水上日记却比他的小说更加真挚，更加亲切，更加深刻。日记中描写了海上的风光，记述了旅途的见闻，录下了他的随想杂感：大如治国平天下的妙语，小如风乍起时的海水微澜，其他如对庸人的讽刺，对穷人的同情，无论是大人物的琐事，还是小人物的大事，他都谈得娓娓动听，令人读来津津有味。无怪乎列夫·托尔斯泰在《莫泊桑文集》的序言中说：《水上》是莫泊桑“最优秀的作品”。

译 者

一九八五年三月于北京

目 次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水 上

四月六日	4
四月七日晚九时, 于戛纳	19
四月八日, 于阿盖	45
四月十日	60
四月十一日, 于圣拉斐尔	79
四月十二日, 于圣特罗佩	89
四月十三日, 于圣特罗佩	115
四月十四日	125

水上

这本日记里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奇闻。今年春天，我沿着地中海之滨作了一次短期航行，每天都把我的见闻和感想记了下来，自得其乐。

总而言之，我看到的是海水、阳光、云彩、岩礁，我并没有什么别的好讲；我的感想也很简单，当你随波飘泊、随浪起伏、如醉如痴的时候，也只会有这种感想。

一八八八年

四 月 六 日

我正沉醉在睡梦中，伯纳船长拿了一把沙子，撒在我的窗子上。我把窗子打开，立刻在脸上、身上、甚至灵魂深处，都感到春夜沁人心脾的凉爽气息。天空清澈如洗，蓝里透白，星光的闪烁使天空变得生意盎然了。

船长站在墙脚下说：

“好天气呵，先生。”

“什么风呀？”

“从陆地吹向海上的风。”

“那好，我就来。”

半点钟之后，我大步走向海边。天际开始泛鱼肚色，我往远处一看，在安琪儿海湾后方，看得见尼斯城万家灯火，更远一点，维尔弗朗什^①的灯塔正在环扫四周。

在我面前，昂蒂布城^②象金字塔似的隐约出现在越来越淡的阴影中，城头高耸着两座塔楼，周围还

① 尼斯、维尔弗朗什，法国南部城市，滨地中海。

② 昂蒂布，法国南部城市，滨地中海。

是沃邦元帅^①修筑的古老城墙。

街上冷冷清清，只有几条狗和几个人，那是上早班的工人。港口静悄悄的，沿码头停泊的单桅船轻轻地摇晃着，在那几乎是一动不动的海面上，还有难以察觉的微波荡漾。有时听得见缆索绷紧，或者是救生艇碰撞大船的咔嚓声。天空中撒满了金色的粉末，小灯塔屹立在防波堤的尽头，通宵达旦地看守着小海港。在星光和灯光照耀下，帆船、石堤、甚至连大海都安然睡稳了。

那边，在阿杜万造船厂对面，我看见一线灯光，感到一点动静，听到一些声音。他们在等我呢。“良友号”准备启航了。

我走进了船舱，舱顶上悬挂着两支蜡烛，来回摆动，好象指南针一样，照亮了长沙发的一头，沙发夜里就当床用。我穿上海员的皮袄，戴上暖和的鸭舌帽，又再走上甲板。船已经解缆了，他们两人正在拉直铁链，使船头和船锚成一直线。然后他们又扯起大帆，帆篷慢慢上升，滑轮和桅杆发出了单调的嘎嘎声。在黑夜里，帆篷显得又大又白，遮蔽了天空和星斗，微风一吹，帆就扑扑动了。

风从山上吹来，又干燥又寒冷。山虽然还看不

① 沃邦(Vauban, 1633—1707)，法国元帅，军事工程师，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。

清楚，但是可以感到满山是雪。风很微弱，仿佛还没睡醒，忽左忽右，时断时续。

等到他们两个把锚拉上船来，就由我来掌舵；游艇好象展翅欲飞的幽灵，掠过风平浪静的水面。我们要出海港，不得不先在半睡半醒的单桅船和双桅船之间，迂回曲折地前进。我们缓慢地从—个码头行驶到另一个码头，后面拖着一条椭圆形的小划子，就象一只天鹅后面跟着一只刚出蛋壳的小天鹅一样。

—进入防波堤和方形堡之间的航道，我们的游艇忽然来了劲，它加快速度，仿佛心里欢腾起来了。它随着无数激荡的波浪上下雀跃，就象在越过—望无际高低起伏的犁沟似的。它—离开港口死气沉沉的水面，就感到了海上的蓬勃生气。

海上并没有汹涌的波涛，我走上了城墙和“五百方”浮标之间的航道，然后乘着顺风，好绕过海岬。

白日降临了，星光殒灭了，维尔弗朗什的灯塔到底闭上了环扫四方的窗眼。我看见在遥远的天边，在依然朦胧的尼斯城上空，有粉红色的奇光异彩，这是晨曦照亮了阿尔卑斯山峰顶的冰川。

我要伯纳来掌舵，好抽身来看日出。晨风大了，吹得发紫的波涛哆哆嗦嗦，吹得我们的游艇破浪飞奔。晨钟响了，随风飘来了三下急促的早祷钟声。为什么钟声在天亮时显得轻快、在天黑时却显得沉重

呢？我爱早晨这个轻松凉爽的时刻，这时人还睡着，而大地却苏醒了。空气中荡漾着神秘的微波，这是起得晚的人享受不到的乐趣。我吸着生命的气息，喝着生命的液汁，看着生命复苏，这是世界上有形的生命，充斥星辰之间的生命，我们不断探索其奥秘的生命。

雷蒙说：

“马上要起东风。”

伯纳却说：

“我看恐怕会刮西风。”

伯纳船长是个瘦子，动作灵活，爱洁成癖，细致小心，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。他的连鬓胡子一直长到眼睛下面，眼光倒很温和，声音也很柔和。这个人老实可靠，坦率直爽。不过他对海上的现象都不放心：突然碰到了惊涛骇浪，那是海上要起大风；埃斯特勒山腰间出现了玉带云，那是西方要刮冷风；甚至气压表上升了，他也感到不安，因为那很可能表明东方要起暴风。除了这点以外，他倒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海员，事无巨细都不放过，哪怕厨房的铜器上沾了一点水也要马上擦干净。

雷蒙是他的表弟，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一头棕色鬈发，两撇胡须，不怕劳累，非常大胆，和伯纳一样老实可靠，坦率直爽，但不象他那样闲不住，也不那么紧张，他更为安静，对海上的惊涛骇浪也不

在乎。

伯纳、雷蒙和气压表有时互相矛盾，在我面前表演一出有趣的喜剧。这三个演员中有一个不会说话，但却最有先见之明。

“哎呀，先生，我们走得好快。”伯纳说。

的确，我们已经走过了莎利海湾，走过了加鲁普，快到格罗海岬了。格罗海岬是一片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的一字长蛇似的礁石浅滩。

这时，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它象一个连海洋看了也害怕的巨浪，一个花岗岩堆砌而成的巨浪，浪头上戴了皑皑雪冠。它高耸入云的尖顶山峰象是些凝固不动的汹涌浪花。太阳在这些冰峰后面升起，喷射出万丈光芒，犹如融化了的银流。

我们一绕过昂蒂布海岬，就看见了勒兰斯群岛，远在群岛后方，是峰峦起伏的埃斯特勒山脉。这座山是戛纳城的天然布景，是山水画册中令人神往的珍品，它的颜色是蔚蓝的，线条清晰，剪裁奇特，娇媚多姿，却又富有艺术情趣，仿佛是顺从人意的造物主用水彩在舞台布景上画下的远山，供英国的风景画家临摹，供在海滨疗养、或是有闲情逸致的王孙公子赏玩的。

埃斯特勒山晨夕万变，景象万千，使那些高雅人士心醉神迷，目不暇接。

早晨，这条山脉的轮廓被蓝天清晰而正确地衬

托出来，天蓝得柔和纯净，有点发紫，非常悦目，是南方海滨再好不过的蓝天。到了傍晚，山坡上的树林变得阴沉沉、黑压压的，给如火如荼、红得惊心动魄的天空镶上了一条黑边。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日落的仙景，这种燃烧整个天边的烽火，这种火山爆发似的彩霞，这种宏伟无比、精妙绝伦的表演，这种每天周而复始的灿烂辉煌、奢侈富丽的景色，即使这是画家巧夺天工的妙笔，也会使人莞尔微笑，百看不厌的。

戛纳海湾的东边是勒兰斯群岛，再过去就是朱安海湾了。这两个小岛看起来好象是点缀海滨的小摆设，仿佛只是为了使消寒的旅客和疗养的病人能赏心悦目，才浮出海面来的。

我们这时已经到了海上，看见这两个小岛好象是两个暗绿色的水上花园。圣昂诺拉岛伸入大海，小岛尽头兀立着一个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历史遗迹，简直是瓦尔特·司各特^①小说中的古代城堡，墙基直插在海水中，脚下常有惊涛拍岸，浪花四溅。从前，岛上的修道士还抵抗过撒拉逊^②人，因为，除了在大革命时期以外，这个小岛一直是修道士的安身

① 瓦尔特·司各特(Walter Scott, 1771—1823)，英国小说家。

② 撒拉逊人，中世纪欧洲人对阿拉伯人或西班牙等地的穆斯林的称呼。

之所，后来却卖给一个法兰西剧院的女艺人了。

古老的碉堡；当年卫道的战士，今天沦为肥头大耳、满脸堆笑、乞求布施的云游僧；还有来这个松树成荫、礁岩环抱的小岛上和情郎幽会的女艺人；甚至“勒兰斯、圣昂诺拉、圣玛格莉”这些传奇式的名字都显得古香古色，引人入胜，富有诗情画意和浪漫情调，但是与戛纳这个海滨胜地为邻，就不免相形失色了。

这个城垛林立的古堡，在圣昂诺拉岛伸向大海的尽头处遗世独立。和它遥遥相对的，是圣玛格莉岛靠近大陆那一头的碉堡。这座碉堡因为关过铁面人^①和巴赞元帅^②而闻名于世。在碉堡和小十字海岬之间，有一个大约一海里宽的海峡。碉堡看起来是一堆断壁残垣，没有一点庄严巍峨的神气。它仿佛蜷成一团，沉甸甸、阴森森的，简直是一个关囚犯笼子。

① 铁面人(l'Homme au masque de fer)，一六七九年路易十四关押一个犯人，关押时这个犯人头戴铁面具，看不见他的脸。他先被关在圣玛格莉岛上的碉堡里，后转至巴士底狱监禁，一七〇三年在那里去世。关于铁面人法国民间有多种传说，但始终没有查清他是何人。

② 巴赞(Achille Bazaine, 1811—1888)，法国元帅。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时他是洛林军团统帅，法军在梅斯被围，他率军投降，一八七三年被政府判处死刑，后改为终身监禁。越狱后他于一八八八年在马德里去世。

我这时看得见三个海湾。在我面前，在小岛后方，是戛纳海湾；更近一点，是朱安海湾；在我背后，是安琪儿海湾，后面高耸着阿尔卑斯山和它的皑皑雪峰。再远一点，海岸伸展到意大利境内，我用望远镜看得见海角上粉装玉琢的博迪盖拉市。

沿着这一望无际的海滩，到处是海滨城市、座落在半山腰的村庄、万绿丛中星罗棋布的别墅，看起来都象是深更半夜从遥遥在望的雪山上飞来的巨鸟在沙滩上、在岩石上、在松林中产下的白色鸟蛋。

昂蒂布海岬象是陆地上伸出的一条长尾巴，是突出在两个海湾之间的仙境，是欧洲的奇花异葩争艳的乐园，那里还有一些海滨别墅，尤其是海角尽头的爱兰岩石楼，真是别开生面，令人心醉神迷，连尼斯和戛纳的游客也要来游览一番。

风息了，我们的游艇几乎不能再乘风破浪了。

夜里的风从陆地吹向海上，这时，我们等待着、期望着海上起风。不管风从哪边吹来，船都吃得着。

伯纳总说会起西风，雷蒙却说会起东风，气压表不管他们怎么说，只管指着七十六度下边。

这时，太阳发出了灿烂的光辉，好象洪水一般淹没了整个大地，照得远处的房屋墙壁闪闪发亮，看起来象是纷纷飘落的雪片；在海面上，阳光铺下了一层淡蓝色的亮漆。

我们一点微风也舍不得放过，哪怕是一丁点连

皮肤都不容易感觉到的拂面气流。只要帆篷吃得着风，我们的游艇就要闻风而动，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顺流而下。这样，我们慢慢地绕过了最后一个海角，看见整个朱安海湾出现在眼前，海湾中还有一个舰队。

远远一望，舰队似乎是一些黑色的岩石、小岛或是珊瑚礁，上面长满了枯树。一列火车吐出白烟，沿着海岸从戛纳开往朱安莱潘。将来，朱安莱潘可能会是整个海滨最美丽的疗养胜地。三艘渔船张开了三角帆，一面红的，两面白的，停在圣玛格莉岛和大陆之间的航道上。

海上一片寂静，这是南方的春天早晨才有的乐滋滋、暖洋洋的安静；我觉得我离开那些唠唠叨叨、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似乎已经有好几个星期、好几个月、甚至好几年了；我感到我沉醉在孤独中，悠然自得地沉醉在不受干扰的宁静中：用白纸写来的书信、用蓝纸拍来的电报、门铃的响声、小狗的吠声，都不能再打扰我的憩息。谁也不能把我叫走，请走，带走，用微笑来逼得我不好意思，用客套来缠得我无可奈何。我现在才真正感到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火车吐出的白烟沿着海滨腾空升起，我也待在摇摇晃晃的安乐窝里，好象长了翅膀一样，随风漂游，随波起伏。我的安乐窝象珍禽一般美丽，象鸟巢一样小巧，比吊床还更舒适。我有两个听话的水手为我效

劳，替我开船；我有几本可读的书，吃的东西也够维持两个星期。两个星期不必说话，真是福气！

在温暖的阳光下，我闭着眼睛，享受海上的宁静，这时伯纳低声对我说道：

“那边的双桅船吃着风了。”

的确，在阿盖对面很远的地方，有一条双桅船向着我们驶来。我用望远镜看得见，它的帆篷给风鼓得圆圆的。

“咳，这是阿盖吹来的风，”雷蒙回嘴说，“在褐色海岬那儿还是风平浪静的。”

“随你说吧，反正要起西风。”伯纳也不让步。

我弯下腰来，瞧瞧船舱里的气压表。气压下降已经有半个钟头了。我告诉了伯纳，他只微微一笑，悄悄说道：

“感觉得到这是西风，先生。”

行了，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，那是航海的旅客都会有的好奇心，它使我们什么都要看看，什么都要观察，甚至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我们聚精会神。我的望远镜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眼睛，我注视着天边的水色。水总是清澈明亮，象上过漆一样。如果有风的话，那离这里还远着呢。

对于水手说来，风是个怎样的角色呵！他们谈起风来，就象谈到一个人似的，就象谈到一个人无所不能、恩威兼施的君主一样。他们一天到晚谈得最多